

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叙录（一）

薛 英

编者案：北京图书馆度藏抄本（稿本）较富，颇有学术研究价值。今应读者要求，开辟此栏，对所藏抄本作些介绍，以供研究者参考。

《聊斋吟坛留迹》清·蒲松龄撰

《聊斋吟坛留迹》共订成二册，封皮上隶书《聊斋吟坛留迹》六字，钤“道光生”三字长条章。（今按：此抄本后经重装，以上封皮被扔掉，此是凭个人记录）此外无其它明显标志，只是根据抄本的字体定为清抄本。卷端题《聊斋诗集》，下题般阳柳泉蒲松龄撰。这个抄本题作“吟坛留迹”，已表明它不是蒲松龄诗的全部。路大荒先生整理的《蒲松龄集》，曾根据不同的本子编辑蒲松龄的诗集，但没有用过“留迹”本。现在把这两个本子对勘一下，可以发现二者颇有异同，归纳起来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：

一、诗题、诗句用字不同

例1. 《毕刺史效樊堂落成》：“几榻悠然花未老”，抄本“悠然”作“依然”，花既未老而几榻依然，于义后者似较胜。

例2. 《寄怀李希梅》：“南浦连云飞尽絮”，抄本“连云”作“连朝”。此似隐用唐王勃《滕王阁》中“画栋朝飞南浦云”，故“连朝”较胜。

例3. 《拟畅春园较射应制十二韵》：“晓骄踏芳春”，抄本“骄”作“骑”。按下有“骄马起轻尘”句，二“骄”字重，且于

律不合，“骑”字妥。

例4.《郡城南郊偶眺》：抄本“郡城”作“历下”。“池边绿冷黄花发”，抄本“绿冷”作“露冷”，“绿”“露”各有佳处。

例5.《赠医生卢鹤友》：“年年长把维摩病”，抄本“把”作“抱”。

例6.《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》，抄本作《答王司寇渔洋先生见赠》，王诗即流传较广之名句：“爱听秋坟鬼唱时”者。

例7.《九日赠九如昆仲》，抄本作《九日赠九如昆弟二人，时兄弟二人矢志，率成七律二首以赠之》。“少年坚志欲持牢”，抄本作“但为亡羊更补牢”，此句不若上句。路本此句旁注：“时兄弟矢志”。

二、与路本相校，还发现这样的情况：如《荒园小构落成，有丛柏当门，颜曰绿屏斋》诗，路本共收七律十一首，抄本收十首，于第十一首抄本则另标诗题为《斋中》，从诗之内容看，题作《斋中》略佳。又如，《九日同邱行素兄弟登豹山》诗，路本收三首，抄本收二首，路本之第三首则属抄本题为《九日赠九如昆弟二人……》（见上例7）之第二首，此诗末联：“呼吸若能通帝座，便将遭遇问天孙”，似与“兄弟矢志”之情思更为符合，于此，抄本亦有胜处。

三、或有诗题相同，而收诗不同，如《送别张明府·有小引》，二本均收七律三首。第一首同，抄本第二首与路本第三首同，抄本之第三首路本无，路本第三首抄本未录。现将抄本之第三首抄录于下：

君房遮道苦难争， 祖帐开时别思萦。

树外斜阳人一簇， 樽前短曲酒三行。

长亭处处怜新柳， 班马迟迟恋旧城。

暂曲西曹仍不久， 坐看御手为调羹。

四、路本有空格缺字处，抄本不缺。如《送卫方伯，代毕振

叔》之七律二首，中有“蓝舆北去□□远”，路本所缺二字，抄本则作：“蓝舆北去丰标远”，全合送别之情，于律亦合。以此推测，路大荒先生似未见此钞本。

五、路本中诗有未编年的，而抄本标明。如：《寄王八垓》之“香山酒客延高龄”七古一首，路本收入续录未编年，抄本标明“戊辰”，（康熙二十七年，公元1688年）此亦可补路本之不足。

抄本中亦有错字，如《旅邸》，抄本题作《历下旅邸》七律中：“酒胡相识不愁赊”，抄本“胡”误“壶”。又，《读书石隐园，两餐仍赴旧斋》七古诗中：“雨后破席犹回润，”抄本“雨”误“两”，“犹”误“尤”。即使如此，钞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

钞本所收诗，共362首。其中所抄七律最多，计203首，其次是七绝、五古。对此抄本，因暂时还缺乏其它更直接的根据，现在只能作一些推测性的说明。

关于蒲松龄诗集的流传情况，据路大荒先生的介绍大约有以下几种：

1. 原稿本 这个稿本即蒲立德致益都王禹臣书中所云：“今来使下临，仅搜得文稿三册，诗稿五册，词稿一册，共九册”。清嘉庆十八年张鹏展辑《续山左诗钞》似即据此册为底本。

2. 冯荻桥抄本 栾调甫先生曾提到此一钞本。云：“道光末，冯荻桥纂《般阳诗萃》，别据抄本选一百三十四首。（今按：冯荻桥即冯继照，清道光二十七年刻《般阳诗萃》十五卷。）

3. 陈晋卿抄本 清光绪九年高鸿裁《聊斋诗集》跋云：“癸未夏搜集齐鲁先哲遗书，陈晋卿征君出是编见贻，谓此获自蒲先生后裔……见其签题共五册，计一千二百九十五首，中更兵燹散失，仅存九十七首，按年编次，起辛卯迄甲午。”

4. 栾调甫蓄残钞本 云：“予别蓄残钞一卷，起壬午迄庚寅，凡九年，存诗二百三十一首……或即康熙旧抄，而所谓原稿五册之残帙也。”（今按：“留迹”似是晚清钞本，不似康熙旧抄）。

5. 孙东泉抄本 清光绪二十年袖海山房石印本《聊斋遗集》中，有孙济奎和耿士伟两人的跋文，均提到孙东泉抄本，而且都是两卷本。孙济奎跋云：“……先生诗古文辞亦自成一家，不愧于古作者。先伯父东泉公曾手录其诗二卷，散行与骈体文各四卷……迨丧乱既平，先伯父又多方搜罗，所得者仅十之二三，用以缮写成帙。”耿士伟在其跋文中也提到古近体诗的二卷本：“迨乙酉冬（按光绪十一年）……徙居来淄，向与同年孙星垣善，（按即孙济奎）素称博雅，珣秉铎邹嶧，延其介弟星阶课子侄读，朝夕亲炙，始悉其家有聊斋文诗钞稿，嗣经兵燹散失，又益之宓生文德旧本，篇多重复，详加厘正，于当日全豹十不获一……今既搜有成数，分为八卷，订作四册……另编古今体诗，分为上下二卷，拟求当代巨公，文坛宿儒，鉴选付梓，缮皮行篋……。”这个二卷本实际也应是孙东泉抄本的系统，不过，这个二卷本，据耿士伟跋中所说后来也流失了。

此外，路大荒先生还提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藏《聊斋诗文集》旧钞本。最后就是路大荒先生似未见到过的这个《聊斋吟坛留迹》清钞本。就这一钞本来说，其作用有三：一是可以作为蒲松龄诗集流传过程中钞本的一个“成员”，题名“留迹”，也仿佛可以看出钞诗人对蒲诗散失后的某种惋惜及珍爱之情；二是它可以为研究蒲松龄诗作的参校本；三是如果能够再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钞本的来龙去脉，并发现一些什么线索，也未尝不是令人感兴趣的事情。